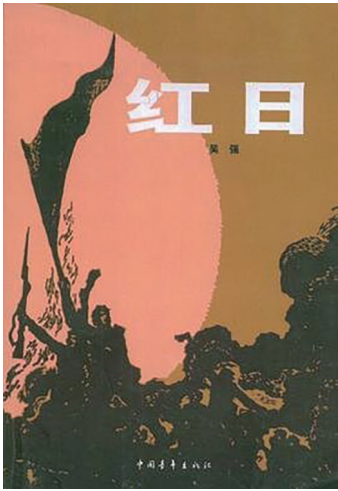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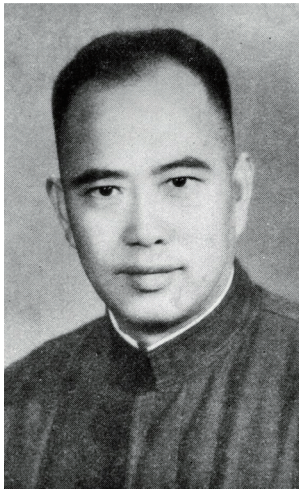


# 名作家吴强在苏中四分区参加反“清乡”

□施一鸣



吴强(1910—1990),原名汪大同,笔名吴蔷,涟水高沟镇人。1933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。1938年8月,在皖南参加新四军,次年入党。先后任新四军政治部宣传科长、文艺科长、抗战剧社秘书等职。1957年,他的长篇小说《红日》问世,受到普遍重视。在抗战的烽火硝烟中,吴强一手拿枪,一手拿笔,创作反映部队和根据地的话剧《一条战线》《丁赞亭》及《繁昌之战》多首新四军歌词等文艺作品。1943年初,吴强南下浙东途经苏中时被留在四分区工作。

左图:吴强及其作品。

## 为粟裕军队提供情报

1943年1月,吴强等在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张凯的率领下,从阜宁出发南下浙东游击队工作,途经苏中军区一师所在地的时,被苏中军区党委书记兼一师师长粟裕留了下来。当时,四分区正面临着紧张的反“清乡”斗争形势,急需抗日人才。吴强被分配到苏中四分区,任四地委敌工委员会委员、四分区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,从事日伪军工作。

他时而脱下军装,改扮成商贾,走南闯北;时而潜入敌营,依靠群众做侦察、分化、争取敌军的工作,干得扎扎实实。为鼓励伪军重回正途,吴强还和程叶文等同志,借“三国”关羽的典故,共同编绘对敌宣传画《人在营心在汉》,投放到伪军据点。师政治部主任钟期光逢人就称赞:“吴强是个作家,不想他改行做敌军工作,也蛮在行。”

3月底,敌工部交给吴强一个任务,要他摸清日伪军实施“清乡”的具体时间和行动部署,以便我军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。吴强乔装打扮为一个商人,在向导小李的引导下来到南通金沙镇东五里庙,找到革命老妈妈瞿大妈。瞿大妈真名叫陈茂英,是位烈属,她熟悉金沙镇的地形,经常拄着拐杖、挎个竹篮子做掩护,为新四军刺探情报。

夜幕降临,瞿大妈带着吴强,绕过敌人的岗哨,经过一座小石桥,又拐了几道弯,顺利进入街区,到了马复泰杂货店。店员一见到瞿大妈,急忙打招呼。瞿大妈佯装心痛病又发作了,到镇上来看病买药。她见吴强进入店内与内线对上了暗号,便发了包火柴回去了。

据内线报告:日寇“清乡”军事行动定在4月15日,为挽救其在华的垂死命运,这次“清乡”将抽调最有经验的61师4个联队、3个伪警大队,分两路合围苏中四分区。一股从通东的四甲、余东、包场一带,由西北向东南行进;一股从海门、三厂、悦来、三阳一带向西向东,采取拉网式行动。还有不少特工配合行动。

吴强探明了这一重要情报后,不敢耽误,当晚在敌人宵禁前离开金沙镇。几经周折,连夜赶到新四军一师师部驻地骑岸镇。谁知扑了个空,师部已经转

移。吴强又马不停蹄,根据自己的判断,朝西北方向走,一直走到次日中午,走到汤家园不远的地方,在一个三岔路口,他东张西望,盘算着往哪条路走。谁知,他这一身商人打扮和可疑的动作,引起当地民兵的注意,把他当作日伪特工五花大绑,扭送到东南警卫团政委洪泽处。

洪泽一见吴强,连声说抓错好人了,并亲自为吴强松绑,告诉他师部昨夜已转移到这里,并将他送到一师师部。吴强迅速向师长粟裕汇报了获得的情报。粟裕感到这个情报很重要,当即就写了一份电文:“……原定4月1日开始的‘清乡’军事行动,现延迟到4月15日开始。”并让吴强核对了,让机要员将电报马上发给各旅和军分区。

吴强离开汤家园后,粟裕率师部连夜转移。4月11日敌人查到粟裕踪迹,近千名日伪军突然扑到汤家园进行“清剿”时,粟裕已跳出包围圈,在离汤家园几十里的一个树林里隐蔽休息。

1943年6月,日伪继“军事清乡”后,开始“政治清乡”。为粉碎敌人阴谋,吴强深入敌占区刺探敌情。这年夏天吴强在茅镇敌人据点侦察,获得一份“武装编保甲”的情报,立即交给东南警卫团团长王澄。这份情报在反“武装编保甲”斗争中出奇制胜,立了大功。同年8月,日伪由启东转身到海门进行强化“清乡”。由于吴强等敌工干部事先提供情报,海启县委采取针锋相对的周密部署,使敌伪的“清乡”行动,终于以失败而告终。

## 孤身出入敌营谈判

驻扎在我三、四分区接壤地区耕茶、李堡、丰利等地的伪军35师经常对四分区的边缘进行骚扰,多次袭击我小洋口、环港、贵家巷等地。因该部对我方的多次警告不理不睬,我方决定给其以必要的惩罚。经区党委和军区司令部批准,在1943年10月21日晚上,四分区集中了如皋(东)县警卫团和分区直属的特务营,在分区司令员陶勇的直接指挥下,一举攻克了伪军35师138团的据点李堡,歼灭了该团的4个整连。后又经数次战斗,歼灭138团,活捉了团长纪雄。

受到沉重打击的伪师长徐容曾向日

本军驻扬州的司令官南部请求派兵对新四军进行报复性“扫荡”,不但没有得到同意,反而受到南部的训斥:“损兵折将,作战无能!”为此,他们便放出消息,希望新四军手下留情,不要攻打他们师部的驻地耕茶。丰利镇战斗之后的好几天里,他们也不敢出来进行抢掠烧杀了。

在这对我们有利的形势之下,四地委敌工委员会经过讨论研究,认为应当利用这个形势,在军事胜利之后,对该部伪军发动政治攻势。

为麻痹敌人,和缓一下我军与该部的矛盾,以便我方能集中力量,粉碎敌人对分区“清乡”的阴谋。丰利战斗胜利之后的第三天,即11月6日的下午,苏中四地委书记兼四分区政委吉洛(姬鹏飞)要求吴强再到伪军35师师部驻地耕茶去一趟。原来,两个多月以前,吴强以分区司令部秘书、陶勇司令代表的身份去过一趟,同他见面谈话的是35师的参谋长,没有见到徐容。当时双方还未曾开火作战,谈判时只警告他们老老实实,不要出扰根据地人民群众,事情还比较顺利。现在我方接连拿下他们的四个据点、消灭了他们一个主力团、活捉了他们的团长,借军事胜利的威势,去开展政治攻势,再去一趟耕茶很有必要。吉洛交代吴强说:“你对徐容说,接受条件:今后不在丰利再筑据点,我们就把纪雄放回去。”

吴强当晚宿在环港。第二天,就是11月7日下午,他身穿一件浅灰色的长衫、头上戴一顶铁灰色呢帽,坐上一辆独轮车,上了耕茶。黄昏时分进入戒备森严的耕茶,当面向徐容晓以利害,宣传我党我军坚持抗战到底、反对投降活动的政策。吴强思路缜密,言行不卑不亢,使徐容小觑不得。吴强当晚返回,第二天上午就到分区司令部所在的直镇刘家园向陶勇司令、吉洛政委汇报了情况。当天下午,分区司令部就释放了伪团长纪雄。纪雄回到耕茶后,复任138团团长,从速召集被我方释放回去的官兵,恢复138团建制,并把团部安到了李堡。他们也没有敢再来丰利构筑据点。

苏中四分区军民经过3年多艰苦卓绝的努力,1944年夏,终于取得反“清

乡”斗争胜利。这场血和火的斗争,深深地教育和感动了吴强,也激发了他创作热情。吴强立即创作了鼓舞人心的《反“清乡”斗争胜利之歌》,由石林、陈大茨作曲,在四分区军民中广为传唱。

## 以四分区反“清乡”为题材写《堡垒》

苏中四分区反“清乡”斗争的经历深深地烙在吴强心中,那里有勇往直前、流血牺牲的战友,有同生共死、朝夕相处的百姓。1957年吴强反映孟良崮战役的长篇小说《红日》一炮走红之后,他准备以苏中四分区反“清乡”斗争为素材创作小说《堡垒》。他开始了创作《堡垒》的前期准备。首先,他将当时的生活经历,作了回忆,写成片段的故事和人物素描,也就是将记忆中的生活素材和人物形象用文字记录下来;其次是“故地重游”,收集素材,去到南通、如东、海门、启东等地,重新向当年反“清乡”斗争中一起战斗过的战友、英雄及领导了解当年反“清乡”的战斗历程;还查阅当年出版、印发的根据地党报、党刊和有关资料、文件以及接管下来的敌伪报刊、档案等,收集到许多生动的宝贵材料。为进一步了解、熟悉民情风俗、生活习惯和有关的人物,1958年2月,吴强到如东县悦安乡(当年白桐本任区长的地方)担任乡党委副书记,在二总的一个生产队落户,与当地农民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,重温当地反“清乡”斗争生活,积累素材。

1960年春天,吴强又三次访问南通,随即进入拟定《堡垒》的故事结构和设计人物、草拟作品梗概。这年秋天,他继续留住南通,在当年领导、参加反清乡斗争的一些同志热情支持之下,开始着笔,先后写了25万字。正想一气呵成时,接到上司张春桥要“大写建国十三年”的指示,《堡垒》创作再一次搁浅。

1966年冬天,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,《堡垒》被诬为“反动的堡垒”,书稿被迫反派抄走,吴强也因此遭受浩劫。1978年,在粟裕关怀下,吴强得到平反,并找回《堡垒》大部分手稿。1979年1月初,吴强终于根据最初的创作意图,重新拿起笔,以5个月的时间,完成了40多万字的《堡垒》(上部),历经20多年的磨难,终于1979年11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客商在掘港建造庙宇的记载,明代万历七年闽人蔡三林建东林禅院,虽然天后宫为何人所建无考,但可以推测在妈祖信仰并不兴盛的如皋东乡,也应该是福建客商所为。

掘港天后宫和如皋天后宫在历史上来了个“接力赛”,如皋天后宫建设初衷是福建籍客商的“会馆”,如皋东乡渔民也来烧香祭祀,后来海岸东移,香火冷落,彻底失去了为下海渔民服务的功能。掘港天后宫为福建籍客商在掘港建立的同乡聚集地,但历史上掘港地区福建客商不多,后来为山西、安徽、镇江、南京等地客商取代,形成了此消彼长的格局,当时安徽的“新安会馆”,南京镇江的“金陵会馆”“句容会馆”“上江句会馆”,山西的“山西会馆”很是兴旺,并没有“福建会馆”的名号,后来掘港天后宫成为沿海渔民祈求平安的所在。清末海岸线进一步迅速东移,掘港天后宫香火也逐步冷落。1941年,抗日战争时,因掘港天后宫地处城乡接合部,日伪坚壁清野拆除了掘港天后宫。

# 如皋天后宫和掘港天后宫

□赵一峰

天后,即妈祖林默娘,在中国沿海地区都有供奉祭祀,以福建地区最为兴盛。历史上如皋地区也曾营建过四座天后宫,即如皋天后宫、掘港天后宫、石庄天后宫、西场天后宫,过去民间有一种说法掘港天后宫是如皋天后宫的分院,如皋和掘港的天后宫似乎存在某些关联。

如皋天后宫在如皋城内东街钱家桥河西,大门朝东,后门通冒家巷,占地十余亩,规模较大。主殿供奉天后、顺风耳、千里眼三座神像,对面有戏台,供信徒还愿唱“酬神戏”之用。如皋天后宫原来是明代礼部侍郎李之椿的花园,明末李之椿父子参与反清复明的活动,为清廷所害,家破人亡,改为天后宫祭祀妈祖。如皋明代以来,社会安定,自然灾害少,人口繁衍较快,商业逐步发达,各地客商纷至沓来,天后宫逐步成为福建籍客商的聚集地,民国后改称“闽中会馆”,又叫“福建会馆”,主要是福州一带客居如皋的商人联谊乡情的场所。明末清

初,天后宫是如皋沿海渔民祭祀天后的场所,香火旺盛,但清中期以后,如皋海岸线迅速东移,沿海渔民祭祀天后改在掘港天后宫,如皋天后宫香火逐渐冷落,“福建会馆”的功能占据主导。如皋天后宫解放后改建为如皋师范校舍。

掘港天后宫在掘港街北,郭公桥,又叫天后宫桥北,现烈士陵园北。有山门(戏台)、大殿、后宫、三义殿、财神殿,三进院落,东西厢房,颇具规模。大殿供奉天后形塑神像,殿门悬挂“宫昭清晏”匾额。掘港天后宫建于清雍正年间,属于掘港地处沿海,古代长期东西北三面环海,当时渔民祭祀天后的较多,天后宫的香火旺盛。过去渔民出海的危险性较大,常常出海前许愿,归来就来还愿,还愿就请戏班子唱“还愿酬神戏”,这样就催生了掘港的戏曲繁荣,据说最鼎盛时期掘港天后宫“还愿戏”长年不断,戏班子以后宫为家,最终导致有的戏班子在掘港定居了下来。掘港天后宫的道士比较清闲,因施主较多,有庙产也不做道

场,应渔民主家要求的斋醮活动也就请火居道士来应酬。掘港郊区过去有较多的火居道士,称作“师丈”,平时在家务农,有人请就做道场,都是“父子相继”的道士世家。

历史上如皋地处沿海,但天后信仰在如皋民间并不普及,如皋天后宫是福建籍的客商在如皋建立的会馆,主要功能可能是福建同乡联谊,兼顺渔民祭祀天后,后来海岸线东移,如皋东乡的渔民祭祀天后不方便,改在掘港天后宫来祀奉天后娘娘。从掘港天后宫建造的年代看,会不会是如皋天后宫香火冷落,到掘港重建天后宫呢?笔者认为可能性不大,一是没有历史资料表明,两者的前后关系;二是如皋渔民都有下海祭祀龙王的传统,掘港龙王庙早在清初就有了,此外从五总到九总都有寺庙供渔民下海祭祀,其中八总规模最大,到清末一定程度上超过掘港天后宫,如东籍著名文史学者管劬丞就说到民国八总庙的香火鼎盛,天后宫的冷落。三是历史上有福建

# 建国前南通的公路管理

□王士明

清光绪三十一年(1905),南通建成第一条公路——港闸公路后,仿照上海租界章程,对来往车辆挂号发照,征收路税,并派专人管理。由于港闸路线系江苏省第一条公路,因此,南通的公路管理在江苏也是最早的。民国初年,南通路工处制定征收特别捐章程,《章程》共15条,分路捐、交通捐、桥捐、广告捐四大类,每年征收总额逾万元,所征经费主要用于公路修建、养护、交通管理费等。1930年,江苏省建设厅公布《江苏省汽

车纳捐暂行章程》,统一征收范围和标准,征收数额和养路费支出均由省建设厅管理。抗战期间,公路管理机构瘫痪,沿线居民在公路边种庄稼,任意挖路的现象严重。抗战胜利后,公路管理侧重于抢修南通辖区内的公路,恢复交通。1947年4月,南通工务总段成立,并接管了六合至吕四、南通至赣榆、如皋至新生港、南通至启东、启东至吕四等352公里的养护、管理任务。总段下设4个工务段、若干道班。

1949年6月,南通公路管理站成立,隶属苏北公路局,负责公路修建、车辆管理、汽车运输和管理交通秩序。同年9月,苏北公路局颁布第一号公告,要求大雨后两天、小雨后一天、连续阴雨放晴后两天,车辆方准行驶,以保证路面不受损坏,违者处以罚款或给予停驶三天的处罚;严禁无证或冒照汽车行驶,严禁挂帮、攀顶等危险乘车行为,检查营运单位的票价是否有任何增减现象。针对公路沿线群众任意破坏引水、排水以及在

路边、桥头搭建房屋、摆摊设点和在路肩上种庄稼、堆草积物妨碍正常交通等现象,南通专员公署向各县人民政府发布政令,要求保护公路的完好,为安全行车提供条件。同时,苏北公路局公布了《征收养路费暂行办法》,客车按检定的载客座位,货车按核定的载重吨位,依照运价的百分之五征收养路费,凡银行、工厂、私人自备车及其他企业单位的公务用车,必须在出发前一次缴清单程养路费,军用车及政府机关部门的公用车免征。

# 通海垦牧公司招佃详情

□田耀东 沈惠忠

通海垦牧公司的主要财产就是围垦起来的土地,包括一至八个堤的路桥、堤面,共计十二万三千二百多亩。张謇在《垦牧乡志》中抒发豪情说:“藉各股东之力,以成建设一新世界型之志,以雪中国地方不能自治之耻,虽牛马于社会而不辞也。”在围垦的土地上搞自治是理想,种优质棉花为大生纱厂提供原料是现实需求,张謇将两者统一到垦牧乡的建制中,所以曾为之“以二十年心力,得其弟子江导岷率各执事绸缪惨淡,与海潮争区区二百里之荒滩”。

有土地必须有人耕种。1902年5月10日《通海垦牧公司招佃章程》发布:“愿招爱重身家,能勤俭成业之人为佃,共享永远公平利益。”押金叫订守,也称为顶首,只有交了押金才能租到地。刚开垦的地尚未成熟,需盖草排咸排碱,海潮又不时冲破海堤,棉衣收获不稳定,一开始租地人并不多。时崇明县每亩收顶首十元,垦牧公司为吸引佃户打六折,每亩收六元,就颇有优势了。老垵里想“成业”之人便纷纷来承租。为识别承佃人良莠,承租必须由当地有名望的人“担保”,出具“保书”后才签订“承租据”。承租据制作细致,标明承租的地块、亩数、收顶首数额,并附“缴租细则”,如:小熟每亩缴一角五分大洋,大熟按现场议收数按佃六业四分成。确保租佃出去的每块田都对双方有益,这对佃农就很有吸引力。小熟种麦子和蚕豆,每亩收一角五分,只值一斤猪肉的钱,很便宜。为此,有些实力的佃户一家租地一窰,没实力的两家合种一窰,这些土地很快就成了香饽饽。公司的田中二亩一窰,两窰之间用河沟作为分界,每块地都标了号,摸到哪块就哪块,无须划分。为表示公允,公司把田分为一二三等,按照等级收款项。

种田须得住下来,这就要房子。公司统一给每户建草屋三间,俱是朝南屋,与东西窰一样平,隔河相望便是田邻,用水养鱼俱无后顾之忧,交四十元大洋即可入住。如一窰田由两户承租,就在这窰里建六间草屋。有屋住不等于有埋人的地方,因为租佃地不得建坟。张謇遂在牧场堤东区划出一块“长久圩”作为佃户们的公共墓地,解决了佃户的一大难题,也使“使用权”的转让无后顾之忧。

为稳定地方治安,安置退伍兵也提上公司议事日程。1913年6月23日的张謇日记写道:“视一堤中东区及石堤板垣屯田,以退伍兵为之。”在屯田耕种的退伍兵不收顶首,仅收四分的田租。让其无负荷创业,并在播种季节由公司派出技术员给予指导。其中的优秀者,招收进公司当实业警察。

公司自1903年冬开始对外租田,至1908年底,承租者共1302户,有6500余人在这地里耕种,共收顶首13万多两。这笔钱当时可以建两个海复镇。

小熟收现金,大熟棉花与公司四六分成。1928、1929年,海复的共产党人领导了减租减息,把四六分成减到三点五与六点半分成,使佃农更有奔头了。公司为确切估产,培养有专职的评估人。评估人须有资质,先在公司的公田里练习,八九不离十了才出门估算。为使评估人不营私舞弊,外出评估一律不准在佃户家用饭,口渴了连芦稷、甜瓜也不能随便吃,而是统一由公司在上午十点半送茶水、晚饭慰劳,下午四点又派独轮车接回。不可谓不严,又很人性化,但仍免不了多评和少评,职员邵云章在回忆录中说他曾因同情少估产量的事。

佃农初来乍到无家底,春天麦子、蚕豆尚未成熟,家无余粮便要挨饿。公司派人去宁波采购山芋干,以采购价卖给佃户,运费、人员开支、山芋干沿途损失都由公司承担,剩余的才加价卖给垦区外农民。这种区别对待安定了佃户的心,也吸引老垵里人来耕种。为将这种施粥式的善举落实到位,五、六、七堤地地开始承租时便建了“积谷仓”,佃户称为“善仓”。善仓由公司出资储存50多石玉米(每石150斤),春荒季节借给佃农,麦收后归还时加一成利息,但实在困难者本利全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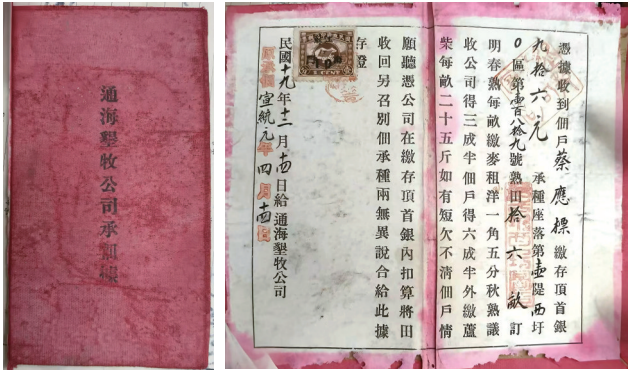
1902年霍乱肆虐,第一堤相继出现瘟疫。江如源急告张謇,张謇联系上海同德堂等名药房,采购了“雷允上蟾酥丸”等中成药,让公司贴出广告,免费“施救士夫及邻近乡人之病”,使垦区人平安过了瘟疫。

为使土地保值增值,垦牧公司原始股的面值标价300元,发行转让时,实际成交价达到400元至500元,使持股者增强信心。其中的增值部分是佃农辛勤耕作、改善土质换来的。

第一堤佃户张炎,1907年在公司承租20亩地,1927年因遭天灾人祸卖掉土地使用权,其时土地已经成熟,价格上涨4倍,他以此还清债务后余230大洋,继而前往大丰盐垦公司租佃三等地100亩,除去交顶首与写地送掉的礼金外,尚有100元余款,成为中等收入的农户。

租地的收益激励更多富人想通过租佃得利,并千方百计通过关系去“写田”。公司领导层明白其中的利害,也曾一度把部分二堤的六元顶首提高到十五元,接到垦民诉求后怕引起群体事件又降下来。后规定每个职员可写二窰田,事实上与分堤经理关系好的也能写到三窰、四窰。这种人得到租田并不自己耕种,而是把地租出去做“二粮户”。“二粮户”不种地,把地租出自再得利,这一类人,在土改时也难以定性,只有实在无法之人才种“三租田”。种三租田者无权在田上砌房子,种的是“走脚田”,老死也不能埋入“长久圩”,种田抱临时思想,不想改良土壤,只想“刮地皮”,田越种越瘦,所谓“无恒产者无恒心”。垦牧公司控制写田规模,使耕者有其田,不使其掌控在游手好闲的人手里。但在实际操作中,这种写出去的田也不在少数,其时土地便成了商品,形成多种占有形式:有买地的土地所有者。有向公司付顶首的原租户,有二粮户,有三租田者。这三项虽俱是土地使用权者,但权益和得利就明显不同。为逐利,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大股东提出分地,与张謇的垦牧自治分道扬镳,公司内部分歧严重,这也是1926年张謇逝世后垦牧公司渐趋衰败的原因之一。

张謇曾感慨:“这种事业,我如不做,恐怕没第二个人肯负此责任了。”下图:垦牧公司的承租据封面及内里。



# 双层巴士停运与复出

□释太和

南通双层巴士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,据《南通市建设志》记载,1999年初南通市区有公共汽车251辆,以CJ640B型、CJ6800型、CJ6101G型为主,其中通道车38辆,双层巴士1辆(双层巴士行驶于人民路东西,与4路车路线基本同行。双层巴士车辆右侧、后侧均为广告),新世纪初,市区双层巴士停运。

2019年9月,细心的游客发现,南通狼山游客中心突然出现了几辆红色双层巴士。这是南通新投入的旅游观光巴士(国外的双层巴士也多用于旅游观光),此次投入使用的双层巴士为新能源车辆,核载81客。双层观光巴士实行旅游线路公交化运营方式,票价2元,可以投币或刷公交卡,支持南通及各县(市、区)公交卡、江苏公交一卡通、云闪付银行和支付宝扫码支付。运行方式为单向环线,起讫点为狼山游客集散中心(南通植物园西门)。旅游观光双层巴士以狼山游客中心为出发地,串起了城郊及濠河之畔的诸多旅游景点,沿途可赏风光无限。